

少時多美好

水瓶座的人，通常不按常理出牌，说着自己的话，走着自己的路，任由他人评说。水瓶座的女孩，一向冷静理智，但面对爱情却会迸发出无所畏惧的勇敢。

王璐琪 圖

作家出版社

♈♉♊♋♌♍♎♏♐♑♒♓♈

少時多美好

水瓶座的人，通常不按常理出牌，说着自己的话，走着自己的路，任由他人评说。水瓶座的女孩，一向冷静理智，但面对爱情却会迸发出无所畏惧的勇敢。

王璐琪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时多美好 / 王璐琪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6
(星座角都市言情系列)

ISBN 978-7-5063-7966-3

I. ①少…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9060 号

少时多美好

作 者: 王璐琪

策 划: 张 陵

主 编: 白 烨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薛 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3 × 210

字 数: 185 千

印 张: 8.125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966-3

定 价: 2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有些人一辈子在追求别人的起跑点...1

第二章 人人都相信一见钟情...11

第三章 车震事件始末...24

第四章 男人不过是一种消遣的东西...40

第五章 已经过去的都不要当真...58

第六章 阴差阳错...80

第七章 就让往事都随风...91

第八章 老妖后和白雪公主大战三百回合...117

第九章 自古痴情多女子...128

第十章 深夜黄鼠狼来袭...140

第十一章 冬季的蝴蝶不会飞...153

第十二章 愿者上钩...165

第十三章 让我爱你，然后把你忘记...176

第十四章 我爱你，可是先有了她...189

第十五章 云上的日子...209

第十六章 你敢不敢...229

第十七章 真相大白...237

尾 声...250

第一章

有些人一辈子在追求别人的起跑点

迎新生的晚会乱哄哄，没人关心舞台上在演什么，但坐在第三排正中间的女孩则是例外。

节目并不精彩，除了几个艺术学院的舞蹈还凑合。但她不在乎，只要能看到晚会上主持的他就好，因为她就是为他而来的。

她身穿一袭波西米亚风长裙，长长的直发里夹着一条蓝丝巾，一同编成四股麻花辫，发梢用多出来的丝巾缠着，最终弯成一个弧形，被她紧紧地揪在手心里。

她胸前别着校牌，姓名一栏写着“毛蔻”，照片上的女孩素面朝天，鼻梁笔挺，双唇粉嫩，嘴角带着笑意。

吵吵闹闹的礼堂里，坐在前排，并且一脸雀跃和兴奋的是大一新生，他们稚气未脱的脸上写满了对节目的期待；绝大多数大二学生，尤其是学生会文艺部门的，都有幸参与晚会的制作，而余下的学生，大多是为了认识新面孔而来，他们散布在礼堂的中央，战略位置优越，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一有“猎物”出现，立刻就骚动起来；大三学生基本不会出现在迎新晚会上，他们都已在大二时期

钓到了男友或女友，私生活业已稳定，不过也有意外，比如此刻会场里的那几个，要么坐在角落里郁郁寡欢，要么一脸饥渴地望着天真无邪的大一新生，并伺机下手；而大四学生早已看透红尘，潜伏在某个犄角旮旯里自娱自乐。

晚会四个主持人，三男两女，五人除了最开始时一起登台念祝词，然后就轮流上台，有时他与一个穿着红色礼服的女孩搭档，偶尔自己出来。

当他独自站在台上时，毛蔻就会呼吸困难，当然也有可能是搭配裙子的腰带勒得太紧了。

她的目光像是雕刻刀一样，不肯放过他身上的一根发丝，一条衣服褶皱，并且认真地记住他说的每一句话。

其中“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一共说了五十四次，“亲爱的”三个字每次都能让毛蔻脸红，尽管知道那不是对她说。

有那么一两次，毛蔻觉得他好像看到了她，毕竟她的裙子那么鲜艳，像打翻了调色盘一样，赤红橙黄靛蓝青等等颜色全集中在这块棉布上，但他的目光依然那么谦和有礼，平均地分给每一个观众，没有在她身上多作停留。

他会不会不认识我了？一丝惊慌掠过她的脑海。

一年之间，她的变化是极大的，头发蓄长了，从前的自然卷一个弧度也没留，狠心地抹上药水烫得笔直。

高四的压力迫使她瘦了近二十斤，肉肉的小蛮腰变为盈盈一握细，从来假小子一样的她如今也知道略施淡妆，佩戴闪闪发光的首饰，衬托出日趋成熟的女性气质。

她的一切变化是为了他，而他却一直没怎么变，依旧是那种似有似无的疏离感，一个微表情瞬间能够拉开与众人的距离，裁剪合

身的西装礼服都没能包裹住从他身上散发的冷感。

一年来，他只活跃在毛蔻的记忆中。

她没有他的手机号码，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唯一知道的是他在X大，毛蔻就像将要窒息的人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攥着这一丝希望，一直等到浮出水面的那一天。

身边响起雷鸣般掌声，迎新会即将散场，毛蔻悄悄退场，跑到后门焦急地等待着。

学生纷纷从狭小的大门涌出，毛蔻在门口徘徊了许久，她仔细打量每一个出来的人，

不一会儿，他出来了。

他大概怕热，黑色的礼服脱了下来，在手臂上搭着，蝴蝶领结也摘了，领口的扣子解开两颗，隐约能看到清瘦的锁骨。

他微微低着头，儒雅地笑着，跟两个女生说话，并且十分照顾地拨开杂乱的人群，为她们开道。

时隔一年没见，他个子又长高了，也瘦了，不过更显得勃勃有生气，气质中少了戾气，多了内敛。

毛蔻想喊他的名字，但是喉咙莫名感到干涩，于是她从包里掏出鞋跟达十二厘米的高跟鞋，匆匆脱掉平底凉鞋，穿上后直直地朝他的方向走去。

因为鞋的缘故，她的身体紧绷得像一张弓箭，走路姿势也变得僵硬起来，他不可能不会注意到，她几乎比身边的人高出半个头来。

毛蔻就这么假装漫不经心地走到他的面前，用余光瞥到他抬头看到自己的瞬间，轻轻转过了脸，说：“孙诺，这么巧，你也在。”

他目光中的诧异不言而喻，毛蔻笑得云淡风轻，等着他愣愣地

点了下头后，她目不斜视地转过身，汇入了浩浩荡荡的人群。

他当然不会知道，毛蔻为了讲这么一句话，酝酿了足足一年。

毛蔻走路的时候头皮发麻，身边来来往往的人不停抬头看她，或偷偷瞄她，她不确定孙诺会不会追踪着她的背影，当她终于转了个弯后，手机响了。

难道是孙诺？

毛蔻激动得手都抖了，拿出手机，看到屏幕上闺蜜阿朱的笑脸灿烂无比，她忍不住有些失望，可是还是强打精神，朗声笑开了，“阿朱！我是毛蔻，我终于来了！”

“见到孙诺了吗？”阿朱那边一片嘈杂。

“今天迎新晚会，刚见到。”毛蔻正想与好友分享感受，阿朱那边咯咯笑起来，“干什么呀，别闹！”

“见了就好，回头我找你玩，这会儿说话不方便，先挂了啊！”阿朱急急忙忙收线，不给毛蔻分享人造偶遇的胜利心情。

夜风里仍然卷挟着滚滚的热浪，空气里的湿度能拧出水来，这里一切都与家乡不同，连土地都是陌生的，行走上面像没有根系一样。

走到一片热带树林下，毛蔻身上激起一身鸡皮疙瘩，这是只有南方才有的树木，她伸手抚摸着粗壮的树干，泪水在这一刻奔涌出来。

也就是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来到了朝思暮想的X大，为此她去年不惜放弃了保送进本市名牌大学的名额，抛弃一同长大的发小阿朱，不顾爸妈的万般阻挠，排除一切艰难，孤独地留守在高中复读了一年。

整整一年啊，三百六十五天，毛蔻活得浑浑噩噩，每天不是在教室，就是在图书馆，唯恐落下功课。高考报平行志愿，提前批次她放弃，第一志愿的三个选项她全填了X大，就是这么孤注一掷，她今年如愿以偿。

“我来了。”毛蔻喃喃地在夜风中说，不知是对孙诺，还是对过去的那个死心眼的自己。

“毛蔻！”身后有女孩叫她，毛蔻未来及转身，一条瘦弱的胳膊已经钻进了她的臂弯，胳膊的主人呼哧带喘，不忘给毛蔻一个大大的微笑。

“齐李同心，就你自己吗？”毛蔻见是同寝室的女孩齐李同心，扭头看了看后面，“你不是跟……”

“李安妮啊，她没等迎新结束就跟着一个学长去后台看新鲜了，男的哦。”齐李同心眨巴着精心描绘过眼线的大眼睛，贼兮兮地说，“见色忘义，不带我去，她不记得是我借衣服给她的了。”

“是是是，你最好了，还帮我化了妆。”毛蔻挤了下她的肩膀，两人并列走在回寝室的路上，年轻的女孩就这点好，稍微打扮一下就会有回头率，尤其是在满是异性同龄人的校园。

见过孙诺，毛蔻心情格外好，她开始享受这初入校园的兴奋感了，进寝室的时候，看到对着镜子挤粉刺的罗慧敏也主动打了招呼。

“痘没熟不能挤，抹红霉素刺激一下才行。”毛蔻不禁提醒了她，还主动把自己的红霉素让她用。

“哟，心情这么好，是不是捕猎到男人了？”罗慧敏调侃毛蔻道。

“她没有，李安妮狩猎成功了，已经跟一个男的去约会了！”齐李同心对着镜子卸妆，举着化妆棉对罗慧敏嚷嚷，“上大学第一任务就是找男人，我一定不能输给李安妮，今晚的衣服还是我借给她的呢！”

这是她第二遍说借衣服的事了，像是怕大家不知道似的。不过也不怪齐李同心，那件衣服的确好看，也适合李安妮，当然价格也不便宜，至少不会便宜到家境还行的毛蔻也去买。

一时间寝室没人说话了，四个人中就数齐李同心家最有钱，她虽然没明说，但是平日里的吃穿用皆比毛蔻她们好。

这位大小姐卸完妆坐在毛蔻的床铺上，边嗑瓜子边等李安妮回来，开始抱怨寝室的灯光太暗，也没有独立卫生间。

“灯光暗？”罗慧敏按摩着她脸两颊的痘痘，“你就知足吧，我们县里还有家庭用不起电呢，至今都点蜡。”

“没有电怎么生活？”毛蔻忍不住了，主动问罗慧敏。

“没电照样生活，我们家也是小学五年级才通电，不光我们家，整个山区都是，早晨我都是举着火把走山路去上学，晚上再举着火把回家。”罗慧敏话一出，没人再敢问有关火把的事，怕触碰到她的敏感带。

从刚入学起毛蔻就知道罗慧敏家条件不好。

因为天热，加之爸妈不喜欢X大，一直闹着别扭，毛蔻没让爸妈送，先从家里把被褥寄到学校，自己只拉着一个箱子来的。

一进寝室，毛蔻就觉得闷热得透不过气来，齐李同心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外加大大小的行李全在不足二十平方的寝室里待着。

“你就带了这么点儿东西吗？”这是齐李同心跟毛蔻说的第一

句话，她不敢置信地看着毛蔻的小皮箱。

“啊，没，我大件儿寄过来的。”毛蔻被她问得有点蒙，随口回答道。

“你北京来的吧，‘儿’话音太有意思了，件——儿——，件——儿——”她是纯正南方人，儿化音发不出来，只能拆开两个字读，怪异得逗得她自己咯咯咯笑了起来。

毛蔻见她脑子似乎在二次元世界，就跟众多长辈一一打招呼。

“我们家姑娘叫齐李同心，以后还劳烦你多照顾。”穿着套装的妈妈替齐李同心自我介绍了。

他们一家打扮都一个风格，首饰或者手表贵重得与衣着不成比例，尤其齐李同心的奶奶，耳朵上那么大块绿翡翠，坠得耳垂都变形了。

看得出这姑娘在家很受宠，毛蔻把自己的床铺整理好后，开始看齐李同心指使着爸妈把她的东西东摆西放，光鞋和小件衣服就占满了她分配到的立柜，她似乎很不满，用力踢了一脚柜子，“这么小怎么装东西，我还有一半东西在邮寄的路上呢！”

还有一半东西在路上?!毛蔻惊得下巴几乎掉下来，四个大箱子里全是衣服，另外两个箱子是日用品，她究竟有多少东西？而齐李同心的爸爸还在从外面的车上卸被褥和盆盆罐罐。

奶奶心疼儿子，对着门外不停地喊，找个搬运工。随即拉着毛蔻的手问东问西，什么家在哪，为什么离家那么远跑到这里来，毛蔻当然不能说是为了孙诺来的，讪讪地笑着回避过去了。

这时，三床被子裹成的大团堵住了门口，扛被子的是个黑瘦的中年男人，穿着白色背心和深蓝色工装裤，头发白了大半，后背全湿透了，看不清面貌，因为他总躲闪着众人的目光。

“放这，放这边。”齐李同心的妈妈以为是搬运工，指着齐李同心的床铺命令道。

那人一愣，不知所措地看着众人，正迷迷糊糊要把被子放过去，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弯腰从被子后面钻出来，大大方方地喊了一声，“爸，我的床铺在这边。”

床铺上贴的名字是罗慧敏。

毛蔻心里咯噔了一下，果然齐李同心咋咋呼呼地说开了：“怎么你不是我爸找的……”话没说完，她爸带着一个人出现了，他找了一个年纪不大的男孩搬被子。男孩子也穿着背心和工装裤。事后结账，男孩子拿了八十块钱走了，毛蔻听见那个中年男人咕哝，这么多钱，早知道我去搬了。

没想到这话让齐李同心的姥姥听见了，她嘴快地接道，“外面还有，你去搬，我给的比他们多。”

本以为罗慧敏的爸不会同意，但是他很高兴地答应了，东西也搬得差不多了，只剩一个暖脚炉和风扇，他搬进来后得到了一百块钱，安置完罗慧敏的东西后他就先回去了，走的时候还唠叨着钱真好挣。

罗慧敏对这一切似乎很不满意，送完自己的父亲，她一直背对着齐李同心一家人，翻看着一本字典，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只是当齐李同心出门送她众多的家人时，罗慧敏憋闷地嚷了一句欺负人，用枕头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毛蔻哄了几句她不搭理，也就作罢了，加之自己心情也不是很好，没心情做圣母，翻身向里睡觉了。

贴有“李安妮”名字的床铺一直空着，到晚上都没有人过来，直到第二天早晨，毛蔻被蹑手蹑脚拉行李的声音吵醒，睁开眼，看

到一个女孩举着箱子往柜子上放，因为个子矮，她掌握不好平衡。

毛蔻就主动站起来帮她把箱子举了上去，女孩柔声细气地冲毛蔻笑了笑，伸出手跟她握了一下，仰着巴掌大的小脸说：“谢谢你哦，我的名字叫李安妮。”说完她从袋子里取出几袋红枣和葡萄干，分别发放给寝室的女孩子们。

原来她就是李安妮，在见识过齐李同心的没心没肺，以及罗慧敏的沉默寡言后，李安妮的出现让毛蔻如沐春风。

她也开始对这个清瘦的，带着黑边大眼镜框，留着梨花烫的女孩子产生了些许好感。

就在毛蔻沉浸在初进寝室的回忆中晕晕欲睡时，门响了，李安妮回来了，她的脸颊是粉红色的，两只眼睛闪烁着滋润的光芒。

无论谁问她约会进行得怎么样，她都避而不答，始终笑意吟吟，说话依旧波澜不惊，轻声轻气，虽然她没有表态，但是到了晚上，电话打进来了。李安妮早早洗漱好躺在床上讲电话，用被子蒙着头，就这么絮絮叨叨讲了大半夜，毛蔻睡了一会儿起夜，发现他们居然还在聊天。

齐李同心睡着还不老实，踢被子讲梦话，罗慧敏打着一盏小灯在看书，怪不得近视的那么厉害，毛蔻边听着齐李同心的梦话，边问罗慧敏，“这么晚了还不睡？”

“习惯了，高中就这么过来的。”罗慧敏憨憨一笑，“我比不得你们，我虽考上了大学，但是差点没能上，家里还有俩弟弟，都还在读书，所以我要更努力些，将来挣大钱。”说到“大钱”一词，她往齐李同心那瞟了一眼。

现在还没有开始发专业课的书，她看的其实是高中的课本。

毛蔻看着蚊帐上的一只蚊子，不禁有些想家，这是她头一次离家，而且距离这么远，几乎是从地图的最北来到最南，说她来的原因罗慧敏肯定无法理解。

孙诺。孙诺。

毛蔻轻轻地叫了两声他的名字，似乎他就在面前，还是高中时期的样子，穿着白蓝相间的篮球服，胳膊下夹着篮球，遥遥地从球场对面对着她微笑。

第二章

人人都相信一见钟情

只上了一周的课，毛蔻对大学的向往就全毁了。

X大是半军事化的学校，早晨六点起床出操，然后八点上大课，上到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至五点是专业课，偶尔还有晚自习。

这样看来，与高中有什么区别啊！毛蔻觉得无聊极了。好不容易熬到一个没有晚自习的周五，罗慧敏去了图书馆，李安妮不知所踪，寝室里只有她和齐李同心在。毛蔻喝着自己调制的柠檬水，翻看高中时期的相簿，一张张熟悉的脸在眼前飞快滑过，齐李同心忽然在旁边说：“这是高中时期的你吗，看上去真纯洁。”

“是吗……”毛蔻不自在地把照片翻了一页，巧了，正好是一张三人合照，被她放大了好几寸，上面他们三人的脸显得硕大无比。

“这个人是谁？”齐李同心指着照片中间的男生问道，“真是个小白脸！”

她指的是刘小川。

刘小川被无辜地拉到中间，双手被迫摊开，肩膀因为毛蔻和孙诺高度不同，被拉得一高一低，一张白脸在阳光下好像要融化

了般。

他的左边站着孙诺，右边站着毛蔻，两人都紧张过度，笑得如同蜡像，死命攥着中间的刘小川，活像地狱赶来捉魂的无常兄弟。

刘小川似乎是个敏感的字眼，毛蔻怎么也说不出口，她慌忙合上相册，打着哈哈说：“哎呀，以前的朋友啦，哈哈……”

可是齐李同心眼疾手快，一把抢走了那张三人照片，举得高高的，故意挑逗毛蔻说：“什么朋友，我看是男朋友吧！”

毛蔻心里一阵乱糟糟，回嘴说：“才不是我男朋友！”

“那就是这个了？”她的指尖点着孙诺的脸，嬉皮笑脸地问。

毛蔻的心一动，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她当然想说孙诺是自己的男朋友，可是一直都是毛蔻追求孙诺，孙诺从未正面承认过，也不好回答。

看着毛蔻支支吾吾的样子，齐李同心一拍手笑了，“那就两个都是了！”

毛蔻口水差点没喷罗慧敏脸上。

“坏透了呀你！”齐李同心用肩膀重重地撞了毛蔻一下，笑得十分神秘，“真是个小淘气！教教我，怎么让两个男人和平相处呢？其实我也一直都有这种想法，两个男朋友亲如兄弟，陪伴在我左右，哎，你看李安妮有男朋友了，你也有了，支支招呗。”

毛蔻顿时汗如雨下，趁她一时松懈，立刻抢过她手里的照片，夹在相册里锁进抽屉里，这过程不超过十秒。齐李同心见毛蔻这么紧张，又开始八卦地问：“说说你们仨是怎么认识的，又怎么建立起这么强悍的三角关系的！你什么星座啊？我也好学习学习。”她翻出毛蔻的学生证，“2月3日，水瓶座啊？”

“跟星座没关系，就是同班同学而已……”毛蔻还在狡辩，但